

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7 冊

楊訥
李曉明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七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五明別集四

(續)

石隱園藏稿卷四

中憲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冲陽畢公行狀

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
嘗三復斯言不禁扼腕士君子戮力風雲之會獲保首
領以沒勲勒景鐘名垂竹帛此其上也即不得當身棄
原野馬革裹屍以報君父亦其次也乃若位不配才施
未酬志挫修翮於妒媚費幽恨以入冥生類漚浮沒同

電逝可不謂大哀耶則吾弟冲陽是已弟諱自肅字範
九冲陽其號國初始祖諱敬賢者自益都石塘塢徙淄
世為淄人曾祖為志儼公諱恪曾祖妣王氏祖為廷佐
公諱忠臣祖妣王氏考為儒官舜石公諱木妣劉氏曾
祖暨祖及考俱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
祖妣暨祖妣及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弟則庶母王氏所
生也以弟貴累贈恭人恭人於萬厯己卯庚辰連舉兩
丈夫子長者名自寅登乙卯鄉薦今為直隸吳橋令弟

其次也以六月三日申時生豐質偉幹性沈毅凝重先
大夫甚器之余亦私喜謂是必當大就甫總角即善屬
文天才橫放不能自休對壘操觚者咸三舍避焉邑侯
韞所沈公擅人倫鑑裁騰其文有氣貫長虹筆掃千軍
之語擢冠童子科遊泮宮稱高才生矣辛丑先大夫卒
癸卯服闋以胡氏春秋舉於鄉又明年王恭人卒再踰
年嫡母劉夫人亦卒皆樂棘如喪先大夫時丙辰始釋
褐授直隸定興令壬戌以治行高等內徵會余以天津

巡撫晉少司農例當引避於是僅擢弟禮部主客司主
事提督會同館甲子持節封肅藩明年還朝將有裴王
之擬當路要人意陰有所屬遂以少參銜出弟備兵寧
前弟即日叱馭無幾微見於言色人以為難值大霖潦
關外五城一時俱圯人心惶惶弟謂戰車可城也而趨
勤版築不兩月雉堞屹然矣最上得晉憲副再越歲加
銜太僕寺少卿先是熹廟遣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出
鎮關寧勢甚張弟與分庭抗禮不少讓閣銜之丁卯夏

錦州告急紀用等議悉寧遠兵赴之弟謂此欲致我師也師出與遇野戰不利必大潰寧不可復守此安危之關也力阻之翼日果悉衆而來我軍以逸待勞寧遠獲全越二日錦圍亦解弟之力也而紀用言於魏璫璫自叙功進爵五等其黨皆得優擢獨以虛銜絀弟云戊辰今天子改元俞廷臣言陞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關寧制下人人稱慶弟亦勇於自任每上封事輒稱旨隱然萬里長城待弟矣不謂禍起缺餉竟以六閱月

死於飢兵之手也嗚呼痛哉弟初令定興修城障河凡
可為邑永賴者不遺餘力近畿孔道所經輪蹄如織弟
按令甲一切無所假借過者肅然俗多盜舊設墩夫坐
舖以備非常而標掠時聞弟謂非盜備也易以壯士往
來巡警盡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民患苦更為設法以傭徵以官解百姓便之時際軍興
亟算民間契齒又履畝加派買硝運豆製器造車騷然
煩費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宮勲莊田得

所隱租額一千有奇民困以甦徵兵絡繹所至縱恣閭
門多晝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勅市具糗餌以平
受直兵至如歸尤憚弟威稜率目攝不敢動百姓不知
有兵也一日奉上檄派車牛出關輓輸弟有難色方躊
躕未即應百姓聞之爭出其有立得樓車五輛騾五十
頭牛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捐俸為建義坊於通衢一錢必名以示獎勵壬戌內徵
士民徬徨攀轅車輒不得發者累日相率肖像尸祝有

捐居第以為祠者比第敝厯危邊而棄鄉井別妻孥以從戎者踵相接也其得民心如此初至較士即識拔一鹿二范於稠人中厥後鹿領畿解一范捷南宮一范亦登賢書則皆第飭治餘緒也其提督會同館也時三衛及朝鮮琉球貢使咸在弟見賞幣窳劣殊甚抗疏言遠人稽顙賜之賞賚蓋以我捐遜化彼剛勅以我撫綏懷彼疑貳也今計戶工二部賞賚之費不下萬餘金取其衣段視之多朽壞不可觸此輩名為納貢實懷要挾萬

一藉口喧嘩有傷國體誰尸其咎哉又酌議規制七款
曰貢使宜擇也貢約宜明也貢道宜清也貢伴宜選也
貢限宜定也貢賞宜豫也貢備宜周也又曰與其驟抑
之館貢之後不如預申之款塞之初與其角舌於禮樂
之司不如定約於檠戟之下呈部代奏上皆嘉納自是
弟以馭遠膽畧特聞而弟始至寧遠其時督師者王公
之臣撫遼者袁公崇煥一居關一居寧積漸成隙兩姑
一婦弟雖不敢分左右袒而以遠近跡分疎暱則猜忌

乘之矣未幾袁公罷朝議革遼撫不設常聽王公調度
王公移駐寧遠而北鄙諸部五千餘人來附弟謂此屬
非德慕而來乃就食於我飽則思颺耳宜置之邊鄙使
自為部落以藩我而量給衣糧則知恩不予亦無所賈
怨督師弗是也布散諸卒伍中卒伍咸怨謂吾輩枵腹
行月糧常逾期不得一飽而為他人食乎蓋脫巾之禍
胎於此矣弟為擇其精銳者寘之大興堡以具長桑阿
爾齋統之其餘老稚婦女則聽督師請命於朝或散內

地或處避荒事具第奏疏中而攻錦之師旅至大興距
錦近攻之不克招之不去則弟推誠用人之明效也其
初拜命也條上方畧九事一曰絕求款之議一曰却用
附之說虎墩諸部密邇喜峰或控弦相向或頻首求和
要皆乘我邊帥愚懦故相籠絡豈真有可憑之詛呪足
仗之信義哉向來警至則聞風引去以避其鋒而奪我
人畜退復佯言曰我為朝廷肉牆再欲用之彼乃轉換
其辭終莫得要領所為誤我多矣尚可牽持不斷而冀

得其一臂之用哉一曰合關遼之勢關遼相倚督撫並建督臣位較尊而權較重撫臣身較危而責較專往往兩不相下以至相尤頃遂以內外為限名為分之而卒成其水火之形臣謂分者不必強合合者自不能分如各用其人各行其事此必不可不分者也無事各守其瑕以成堅有事各悉其銳以相犄功可同賞罪亦同罰此必不得不合者也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又何督撫不可並設之有一曰審布置之實自三方並建毛鎮居東

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以圖共濟然去歲高麗
被創來去自如毛帥一旅豈聲勢不相及乎登鎮前遣
張盤築旅順口被襲嗣未見一與之角則不至登登亦
無從與角耳旅順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憑若令登鎮
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遼民屯牧為進取之基乃
東責毛鎮守高麗界與之擇便規進金復海蓋有可圖
矣後責寧鎮進趨廣寧協力并舉庶三方俱實有着手
處不徒托空言耳一曰明戰陣之法彼長在騎射我長

在火攻是固然矣然向止憑城而發一營平原便失所恃欲使用之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廂重大難旋溝塹不通求其輕而易運高低前後無不如意者唯田車為便若募足千餘輛以驟引之無事以便轉輸有事以載火砲并載糗糧遇敵則用為營外列拒馬環亘橫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砲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內藏精騎以備馳驟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不至而得用所長矣一曰清營求之源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武途